

协助孙洙选编《唐诗三百首》的徐兰英

| 刘桂秋 文 |

《唐诗三百首》在唐诗的传播和普及方面所起到的作用，一直到今天，都是无与伦比的。这部唐诗选集的编选者，是清康熙、乾隆时期的无锡人蕙塘退士孙洙；而协助他编选的，是他的继室徐兰英。



1

孙洙的原配夫人薛氏，其父薛振采，是无锡薛福成家族迁锡第十一世祖，曾担任过清直隶州的州同（州同为清代知州的佐官）。孙洙与薛氏生有三子：士颖、光丙、光庭。但薛氏到三十一岁那年就辞世了，此后孙洙又继娶了徐兰英。

徐兰英，字澧仙，生于清康熙五十年（1712），卒于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）。关于徐兰英的家世，到现在为止，极少见到有乡邑文献资料的记载，惟清乾隆时期黄印所著的《锡金识小录》卷八“孙进士妻”条中记：“徐氏兰英……其父家有赀，而所出微，故世家无与为婚，而小家其父亦丑之。后归孙进士洙[洙]为继室。”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：徐兰英的父亲家，家中饶有钱财，但她的父亲不愿为女儿的婚事多所花费，所以无法与那些世家大户缔结婚姻；而如果是那些“寒酸”的小户人家，她父亲又看不上。这样迁延日久，最后徐兰英成了孙洙的继室，孙洙的另外两个儿子光丙、光地即为兰英所出。

从世俗之人的眼光来看，徐兰英家境和自身条件都不错，最后为人“继室”也许是受了委屈；但孙洙、徐兰英两人却是琴瑟和鸣，最终成就了夫妇共编《唐诗三百首》的一段佳话。

2

徐兰英自幼即颖悟聪慧，早年曾从无锡籍诗人杜诏（字紫纶，号云川，1666—1736）学诗，又从寓居无锡的金坛籍书法家蒋衡（字湘帆，号拙存，1672—1743）学书。笔者曾细检杜诏的《云川阁集》和蒋衡的《拙存堂文初集》，并未找到与徐兰英有关的诗文信息。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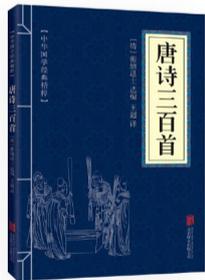
自小得到杜诏、蒋衡这样的名家的指授，使得徐兰英工诗善书，据说她还得到过御赐“江南女士”的印章（见《锡金游岸同人自述汇刊》中的《孙谿鸿自述》，孙谿鸿是孙洙的四世孙）。



徐兰英在书法方面的专长造诣，史料文献中多有道及。如《新安孙氏家乘》中记其“书法秀劲，与蕙塘相伯仲”；窦镇《国朝书画家笔录》将其名列“国朝书画家”之中；《锡金识小录》中则说：“吾邑女子工书法者，自昔未闻。乾隆初有徐氏兰英者，学书于金坛蒋湘帆，为入室弟子，能擘窠大字。琳宫梵宇，联额多出其手。”

这里提到当时无锡的“琳宫梵宇，联额多出其手”，但或许是在古代女子的观念中，会觉得不宜在外面的场合多显扬姓名，所以很多时候题字时并不留名款，致使后人并不知晓书者是谁。现在还能从文献资料中考知的，一是以前惠山东岳殿中的“咫尺龙光”四字为徐兰英所书（黄印《锡金识小录·孙进士妻》），二是近代无锡乡贤陶世凤在《乡饮大宴选用训导优增贡生孙公传》一文中记，他少时游惠山，见香花桥诵芬楼有“山色上楼多”“更上一层楼”两匾，不留名款，仰止再三，留恋而不忍去，“后询之吾师周质筠先生，始知为徐兰英女士所书”。

3



在诗歌方面，徐兰英“颇娴吟咏，名噪一时”（黄印《锡金识小录·孙进士妻》），但流传至今的诗作却极少。清顾光旭编的《梁溪诗钞》曾选录了一首徐兰英的题画诗《题二泉女史画芍药》，诗前有作者的小序：“余既书小赋，未尽钦仰之怀，因复题二短句。”诗曰：

名重金闺老画师，一枝新艳写芳姿。月中昨夜分明见，半脱宫衣不语时。

却看春色满君家，风舞霓裳

烂若霞。为爱新图翻旧谱，殷勤觅句写簪花。

诗题中的“二泉女史”名邹雪虹。《梁溪诗钞》在《题二泉女史画芍药》之后，即接以二泉女史的《自题所画芍药》：

红翻画省试仙裳，绰约名姿伴国香。婪尾一杯春欲去，晓雾残梦忆维扬。

顾光旭编选《梁溪诗钞》，对于当朝的诗人，一般都是从征访而来的各家的诗歌别集中来进行甄选。据高隰泉《锡山历朝书目考》卷九载，徐兰英有诗集《澧仙诗草》，但顾光旭在为徐兰英作的小传中说她去世后“诗稿尽失”，可见《澧仙诗草》在顾光旭编纂《梁溪诗钞》时即已散佚不存。《题二泉女史画芍药》是“偶录诸画中”，也就是从二泉女史邹雪虹所画的芍药图上过录下来的。从诗前小序可知，徐兰英对二泉女史的画作非常钦仰，所以既作小赋，复又题诗。同时也可以由此推想，徐兰英当时的“朋友圈”，大多应是像邹雪虹这样的一些工诗善画擅书的闺媛淑女。这一点也可以从其他的文献资料中有所证明：侯学愈编的《续梁溪诗钞》中选录蔡如玉诗一首，其诗前小传说：“如玉字亦环，诸生蔡焯女，过锦继室，工绘事，花翎、羽毛，点染如生。与孙进士洙继室徐兰英为友，时相唱和。”

4

历来我们所能看到的徐兰英的诗作，就似乎只有这一题二首的《题二泉女史画芍药》。对此，笔者很不甘心。经多方反复搜检，发现清人汪启淑编的《吴郡诗总集·擷芳集》卷四十七，选录有署名“徐澧仙”的《寄孝女孙晚霞》一题二首，诗曰：

绿窗前后鹤鸣声，小梦难忘说与莺。何处是家空拜月，几时无泪莫长生。岂知药草翻添病，已送梨花不愿晴。憔悴只宜随孝女，杜鹃相对哭双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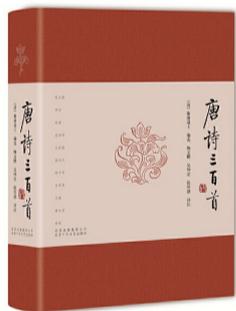
生小玲珑福未圆，枉抛心力教婵娟。花神旧感东皇赠，贬诏新颁燕子宣。布谷采桑愁惹候，夕阳春雨病因缘。江南薄命知多少，第一佳人第二泉。



诗前小传说：“徐澧仙，字里未详，其诗系亲家洪襟洲所寄者。”可见汪启淑对“徐澧仙”是谁也并不了然。实际上，澧仙是徐兰英的字，这同样为一题二首的《寄孝女孙晚霞》也是徐兰英所作。

诗题中的孙晚霞，名旭媛，字晚霞，一字如婉，是当时无锡有名的孝女兼诗人，《梁溪诗钞》卷五十二选录她的诗多达二十八首，并有一篇相对比较详尽的诗人小传，传曰：“孙旭媛，字晚霞，一字如婉，诸生孙云朝女，著有《峡猿吟》。云朝无子而贫，晚霞侍养不嫁，针绣所得以供甘旨。复精岐黄术。亲歿，居邑之楼巷，颜垣斗室，吟咏自怡。年八十卒。秦泉南先生匾其庐曰贞孝之门（晚霞诗有‘巾幗而腐儒’之句，金沙蒋湘帆先生取‘巾幗腐儒’四字作横卷，一时题咏者甚多）。又徐兰英的“书法老师”蒋衡曾为孙旭媛的诗集《峡猿吟》作序，中曰：“孝女家赤贫，父母无所养，弟妹又早夭，二亲无依，乃矢志不字，勤女红以奉甘旨，间为人佣书助不给。居近通衢，家徒四壁立，比邻数十年，未尝识面，并不闻其声。古君子之谨身修德、秉礼而达意者，何以加兹！余又闻孝女家坐无几、卧无榻，乱砖支一板。倚屋壁，堆书数千卷，皆其手所翻阅。工书法，其为诗贯穿三唐，而济以苏陆，然皆出于至性至情。”了解了这些基本背景，我们对徐兰英的《寄孝女孙晚霞》诗，当会有更深的体认。

5



最后再说回到《唐诗三百首》。这本书的编选者，在它刊行以来的各种版本上，都是署“蕙塘退士”。“蕙塘退士”姓甚名谁？在清乾隆二十八年（1763年）《唐诗三百首》首次刊行以后的一二百年中，人们一直都不甚了然。到了民国初期，古香书屋版的《唐诗三百首》卷首有一篇《蕙塘退士小传》，中云：“蕙塘退士姓孙讳洙，字临西，无锡人也……癸未（1763）春，（孙洙）辑《唐诗三百首》，徐夫人亦参以见解，互相商榷，故编辑告成，风行海内。其有裨于后之学诗者岂浅鲜哉！”此后学界一致确认，《唐诗三百首》的编选者是孙洙，夫人徐兰英则是其协助者。虽然我们无从得知徐兰英在此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有多大，但这部影响极广的唐诗选集的最终编成，是孙洙、徐兰英夫妇共同劳动的成果，这一点应是毫无疑问的。

